

光明日报记者 禹爱华 光明日报通讯员 徐虹雨 戴艳红

日前，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同处澧阳平原，距鸡叫城遗址仅13公里的城头山遗址曾在1992年、1997年两度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澧阳平原是我国目前史前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总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已发现旧石器地点200余处、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存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500余处。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木构建筑基础，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城池，最早的祭祀台……澧阳平原这片土地上仍有太多未解之谜等着人们探究。

木构建筑刷新中国建筑史

鸡叫城遗址发现的4700年前完整木构建筑基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木构建筑基础，这座木构建筑基础被编号为F63，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经两年时间才发掘出来的史前“豪宅”。它总体坐北朝南，为规整的长方形，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主体建筑长42米，宽10米，5开间7室，面积达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高达630平方米，经测算，距今约4700年，并且很有可能是两层或以上的高等级建筑，其规模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为中国考古百年首次发现，刷新了我国木构建筑史。

“先民不仅有了选址意识，也有了选材意识。”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项目负责人郭伟民介绍，这些木材可不是普通木材，而是不易变形开裂的高级建筑用材——楠木和香樟，甚至还有不少金丝楠木。

真正惊艳考古界、奠定F63在木构建筑史上地位的还另有原因。

在中国，最“年长”的木房子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比F63早1000多年。但鸡叫城的F63与干栏式建筑有很大不同。早期的干栏式建筑没有地基，木柱直接插入泥土，碰到软泥，常常下陷。为了保障房子长期稳固，F63开始有了建造地基的概念。

遗址上，一条条又长又宽又深的基槽里，不偏不倚垫着将近半米宽、8米长、0.1米厚的完整木板，木板上凿有大孔，半米粗的木柱严丝合缝地嵌入孔中，完美而又稳固的地基便由此形成。根据木柱的排列情况，以及现场发现的榫卯结构残件、抬木板所用的绳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涛推测，这栋房屋很可能结合了穿斗式与抬梁式的建造方法。这一建筑工艺，已经可以与现代的建筑工艺媲美。

这座木构建筑基础横空出世后，考古界给它冠上了很高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定位：以

F63为代表的木构建筑，为理解长江流域史前建筑形式与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土木建筑史的内容。

老城墙修正中国筑城史

与鸡叫城相隔13公里，便是城头山遗址。它的存在，比鸡叫城遗址早了1000多年。

城头山的衰落时期，正是鸡叫城的兴起时期。两座城池之间，到底有无关联？

鸡叫城遗址与城头山遗址，均被列入“城”，原因之一便是均有人工夯筑的城墙。鸡叫城的部分城墙因晚期破坏，残损不全。城头山的一段古城墙则有幸保存了下来。

在城头山遗址博物馆，一间展厅陈列着城墙断壁，土层剖面清晰可见不同颜色的夯筑层，而早在1991年冬，考古专家便对西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分析，以时间为序，从上而下将土层分成了十二层。每一层土壤里都暗含了时光密码，考古专家层层溯源，探求城头山最古老的根基，最后确定该城墙建于6300多年前。当年，人们在壕沟取土，用土筑城。城墙高仅2米，但因墙的基脚到壕沟开口有1.5米高差，其下再有深2.5米的环境，三者组合，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几千年来，城墙多次加筑，逐渐形成了长1000多米、宽30多米、高5米的规格，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并开挖有近40米宽的护城河。

古城内有完善的城市规划，居住区、制陶区、祭祀区、墓葬区均严格分开。生活区房屋格局也颇有讲究，居室与议事厅相连又用木骨泥墙隔开，其朝向上也有所不同。城里有带排水设施的宽阔城中大道、有密集而重叠的公共墓葬、有烟雾缭绕的陶窑作坊等。如今，在城头山遗址，还能看见当年城市设施的遗存。

城头山的城市烟火存续了2000多年，历经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几个历史时期，直至石家河文化中期（距今约4000年），古城才遭废弃。

古稻田改写中国农耕史

这片广袤的田野里，考古人员在一米多深的土层下，发现了先人耕作时留下的脚印和犁痕，清晰醒目。

这一发现，让澧县文物保护事务中心副研究馆员、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的封剑平兴奋不已：“这些一直还在耕种的稻田里，我相信肯定还会有这样的历史痕迹，记录

着千百年前的农耕状态。”

鸡叫城的古稻田，分布于鸡叫城遗址二重环壕与三重环壕之间，水稻田还用平行水渠分出空间，且以水系连通，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至今，这套灌溉系统还在为稻作服务。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鸡叫城大型木构建筑的西侧发现了大量堆积的谷糠，仅揭露出来的部分，面积就达80平方米，厚度达15厘米。经测算，产生这些谷糠的稻谷达22吨，脱壳后的稻米约14吨，可供1000个成年人吃40多天，这还仅仅是发掘出来的一小部分，实际面积还要大很多。

谷糠、犁痕、脚印、古稻田的发现表明，4000多年前，鸡叫城的稻作农业已经高度发达，稻作水平已经相当高超，甚至能够供养大量人口。

在城头山遗址的城墙底部，考古专家发现了距今约6500年的古稻田，稻田有着规整的土埂、灰色的田泥，以及清晰可见的田螺、稻叶、茎、须和稻谷。稻田西边的原生土上，还有人工开凿的水塘、水沟等初步配套的灌溉设施。该古稻田被考古专家认定为现存世界最早的水稻田。

城头山古老的水稻田，堪称稻作之源。而澧阳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谷还可再往前追溯到9000多年前。

1988年，距离鸡叫城遗址11公里、距离城头山遗址2公里的彭头山遗址，就发现了距今约9000多年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这些稻壳与谷粒被大量掺杂在陶片里以提高陶制品的烧制温度，陶片里还有很明显的稻秆和稻叶印痕。这一发现为确立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此外，1996年，距离鸡叫城遗址6公里、距离城头山遗址18公里的八十垱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距今约8000多年的近万粒炭化稻谷。它们的发现，为科学完整地认识“古栽培稻”在植物进化过程中的群体特征与地位，认识原始农业的真实面貌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八十垱遗址内发现的稻作遗存，不仅向世人展示了远古水稻的原始形态，而且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是世界最发达的原始稻作农业区。

种种证据证明，先民们在澧阳平原不仅首先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向农耕文明的转变，而且顺利地完成了由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二次转变。

《光明日报》（2022年04月27日09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